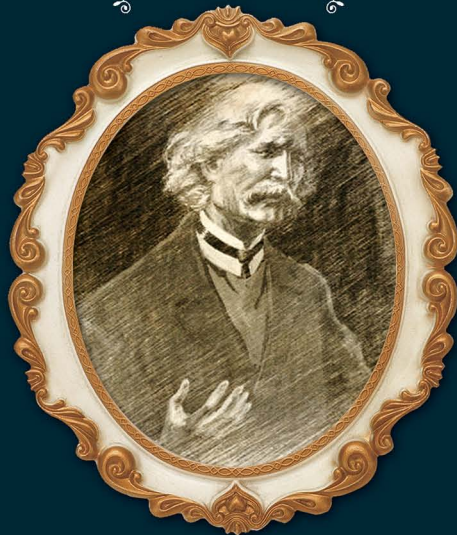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 ·



# 最后一课

*The Last Lesson*



(法) 都 德 著

李玉民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 最后一课

*The Last Lesson*



(法) 都 德 著

李玉民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课 / (法) 都德著; 李玉民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 5 (2017. 8 重印)  
ISBN 978-7-5313-5223-5

I. ①最… II. ①都…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3736 号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 刘 维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团 购: 刘静波	印制统筹: 刘 成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杜 江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2 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223-5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 目 录

### 星期一故事集

最后一课	003
柏林之围	009
一局台球	017
小 间 谍	023
布吉瓦尔的座钟	031
公社的阿尔及利亚步兵	038
拉雪兹神父公墓战役	043
小 馅 饼	048
圣诞故事	054
教皇死了	060
红山鹑的感愤	065

### 磨坊信札

初入磨坊	073
------	-----

波凯尔的驿车	077
高尔尼师傅的秘密	082
塞甘先生的山羊	089
繁星	097
阿莱城的姑娘	103
教皇的骡子	108
桑吉奈尔的灯塔	119
“塞米扬特号”沉船始末	126
海关职员	133
居居尼昂的神父	138
老夫老妻	145
散文诗	154
毕克休的皮包	161
金脑人的传说	167
诗人米斯特拉尔	172
三遍小弥撒	180
橙子	190
两家小旅店	195
在米里亚纳	200
蝗虫	213
戈谢神父的药酒	218
在卡马尔格	229
怀念军营	241

# 星期一故事集

---

XINGQIYIGUSHIJI



## 最后一课

那天早晨，我很晚才去上学，心里非常害怕受训斥，尤其是阿梅尔先生向我们布置过，要提问分词，而我一个也没有背出来。一时间，我产生个念头，干脆逃学，跑到田野去玩玩。

天气多么温暖，多么晴朗！

听得见乌鸦在树林边上啼叫，普鲁士人在锯木场后面的里佩尔牧场上操练。这一切对我的诱惑，要比分词的规则大得多；不过，我还是顶住了，加速朝学校跑去。

经过村政府时，我看见小布告栏前站了許多人。这两年来，所有坏消息，什么吃败仗啦，征用物产啦，以及占领军指挥部发布的命令啦，我们都是从小布告栏上看到的。我脚步未停，心里却想：“又出什么事啦？”

我正要跑过广场时，和徒弟一起看布告的铁匠瓦什特却冲我喊道：“不要那么着急吗，小家伙，慢点儿上学也来得及！”

我只当他是嘲笑我，还照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阿梅尔先生的小课堂。

往常刚一上课，教室里总响成一片：掀开再盖上课桌的声



响，学生捂住耳朵一齐高声背诵课文的声音，以及老师的大戒尺敲在课桌上的响声，街上都听得见。老师敲着课桌说道：“静一静！”

我本来打算趁着这纷乱的时候，溜到自己的座位上；谁知这天偏偏一片肃静，好似星期天的早晨。我从敞开的窗户瞧见，同学们都已经坐好，阿梅尔先生走来走去，腋下夹着那把可怕的铁戒尺。在一片肃静中，不得不推开门，走进教室，想想看，我该多么脸红，多么害怕！

嘿！还真没有料到。阿梅尔先生注视着我，并没有生气，而是非常和蔼地对我说：“到你座位上去吧，我的小弗朗兹；我们不等你就上课了。”

我立刻跨上座椅，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我才惊魂稍定，注意到我们老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礼服，领口套着精美的襟饰，还戴上那顶绣花黑绸小圆帽，而只有在学校来人视察或发奖时，他才是这套打扮。此外，整个课堂也显得异乎寻常，有点儿庄严肃穆。我最惊讶的是，看到教室后面那排平时空着的座椅，竟然坐着和我们一样安静的村民，有头戴三角帽的欧泽尔老爷爷、前任村长、退休的邮递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表情都很忧伤。欧泽尔老爷爷还带来毛了边的旧识字课本，摊在膝上，他那副大眼镜则横放在上面。

我对周围这一切正惊讶不已，阿梅尔先生已经上了讲台，他对我们讲话，还是刚才见我时的那种和蔼而严肃的声音：“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方面来了命令，阿尔萨斯

和洛林<sup>①</sup>的学校，只准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来。今天，这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请你们注意听讲。”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的心搅乱了。哼！这些坏蛋，他们在村政府张贴的布告，原来就是这个消息。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还不怎么会写字呢！以后再也学不到啦！学这点儿就算完啦！……现在，我真怨自己白浪费了时间，怨自己逃学去掏鸟窝，去萨尔河溜冰！我的课本，刚才背在身上还特别讨厌，还嫌太沉，现在反而觉得，我的语法课本、神圣的历史课本，就跟老朋友似的，要离开，心里还真难受。阿梅尔先生也一样。一想到他要离去，再也见不到了，我就把受到的惩罚、挨的戒尺打忘得精光。

可怜的人！

他换上节日的盛装，就是要郑重地上完最后一堂课；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村里这些老人都坐到教室后面。这似乎表明他们后悔没有常来听课，同时以这种方式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的杰出工作，并向离去的祖国表示敬意。

我正想到这里，忽听叫我的名字。该我背诵了。这些分词的重要规则，我若是能够高声地、清晰地、一点儿不差全背诵出来，付出什么代价我还能不肯呢？可是，我刚说一两个词就乱套了，站在座位上摇晃着身子，不敢抬头，心里难受极了。我又听见阿梅尔先生对我说：“我不责备你，我的小弗朗兹，你一定受到足够的惩罚了……事

---

<sup>①</sup> 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法国东北与德国接壤的两个省，1871年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

情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这样想：‘算了吧！时间多着呢……明天我再学吧。’这不，你看到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就是总把教育推到明天，现在，那些人就有权对我们说：‘怎么！你们还敢说自己是法国人，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看不懂，也不会写！’我可怜的弗朗兹，我所说的这些，罪过最大的还不是你。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大大地责备自己。

“你们父母没有很好地督促你们学习。他们还是愿意打发你们下地，或者到纱厂去干活，好挣几个钱。我本人呢，就一点儿也没有该自责的吗？我不也是时常让你们给我的花园浇水，耽误你们学习吗？我要去钓鳟鱼的时候，不是也随便放你们假吗？……”

阿梅尔先生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又开始给我们讲解法语，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清晰、最过硬的语言，必须在我们中间保存下去，永远也不要遗忘。要知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只要牢牢掌握自己的语言，就等于掌握打开监狱的钥匙……接着，他拿起一本语法书，给我们朗读课文。我真奇怪，发现自己一听就明白，觉得他讲的一切很容易，很容易理解。我也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用心听讲，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个可怜的人，就好像在离开之前，要把他的全部知识教给我们，要一下子全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

课文讲解完了，又开始练习写字。阿梅尔先生为这天上课，准备了崭新的字帖，上面以漂亮的圆体写着：France, Alsace<sup>①</sup>，

---

① 法文的“法兰西，阿尔萨斯”。

France, Alsace。字帖全挂在课桌上的金属杠上，像一面面小旗，在教室里飘动。真应该瞧瞧：每个人都那么用心，多么安静啊！只有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有一阵工夫，几只金龟子飞进教室，可是没人理睬，年龄最小的同学也不例外，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练习画直杠，那么用心，那么认真，就好像那也是法语……

学校的房顶上，鸽子在咕咕地低声叫着，我边听边想：“他们还要迫使鸽子也用德语歌唱吗？”

我不时从练习本上抬起眼睛，只见阿梅尔先生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他注视着周围的各种物品，就好像要把他这小小的学校整个儿装进眼睛里带走……想一想啊！四十年来，他总在同一位置，面对着院子和总是老样子的教室。座椅课桌磨得光滑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那株啤酒花，现在也挂满窗户，爬上房顶了。眼前这一切就要离开了，又听见他妹妹在楼上房间来回忙碌拾掇行李，这个可怜的人心如刀绞啊！不错，他们明天就要启程，永远背井离乡了。

不过，他还是鼓着勇气，给我们上完最后一堂课。练习完写字，我们又上历史课；然后，小同学齐声朗诵Ba Be Bo Bu。而在教室后排座位上，欧泽尔老爷爷已戴上老花镜，双手捧着识字课本，跟小同学一起拼读。看来他也非常专心，不过那声音由于激动而发颤，听起来特别滑稽，我们都想笑，又都想哭。啊！这最后一课，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教堂的钟忽然报时，敲了十二下，接着又敲祈祷钟。

与此同时，普鲁士士兵操练回来的军号声，也在我们的窗下回

响……阿梅尔先生站起来，脸色十分苍白。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如此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道，“我的，我……我……”

然而，他喉咙哽咽，话说不下去了。

于是，他转过身去，拿起一截粉笔，用尽全力，尽可能大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头顶着墙壁，呆在那儿不说话，只是摆手向我们示意：“下课了……都走吧。”

## 柏林之围

我们陪同V.大夫，重又上坡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路察看墙壁的弹洞、人行道的枪痕，千疮百孔，探问巴黎被围困的经历，快到星形广场时，大夫停下脚步，指着坐落在凯旋门周围豪华的楼房中的一幢，向我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那座阳台上，有四扇紧紧关闭的窗户，您瞧见了么？那是八月初，也就是去年，遭受暴风雨和灾难袭击的可怖的八月，那儿有个突然中风的病人，我被找去治疗。那儿住着茹沃上校，第一帝国时期的重骑兵，是个老顽固，特别看重荣誉和爱国主义；战事一起，他就搬到香榭丽舍来，租了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您猜猜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观看我们的部队凯旋……可怜的老人！他刚离开餐桌，恰好接到维桑堡<sup>①</sup>的战报。他在这份败绩的战报下方，看到拿破仑的名字，当即中风倒下了。

我在那里，只见这位重骑兵团的老军人，直挺挺地倒在卧室的地毯上，满脸涨红，神情麻木，就好像脑袋挨了一闷棍。他若是站

---

<sup>①</sup> 维桑堡是法国东北部的城市。1870年8月4日，普法战争的第一个战役——维桑堡战役在此地发生，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失利，被迫撤退。

起来，身材肯定很高大；就是躺着，也还是显得很魁梧。他五官端正，牙齿非常齐整，有一头鬃曲的苍苍白发，虽到八十岁高龄，看着也不过六十来岁……他的孙女泪流满面，跪在他的身边。她长得像祖父。假如他们俩并排在一起，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铸出的两枚希腊钱币，只不过一枚古老，颜色发污了，周边也已磨损，而另一枚亮晶晶的，非常洁净，具有新铸钱币的那种色泽和光滑。

这姑娘的哀痛打动了我的心。她是两代军人之后，父亲在麦克马洪<sup>①</sup>的参谋部供职。眼前躺着的这位高大的老人，令她想起另一个同样可怕景象。我极力劝她放心，而我心中并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半身瘫痪症，尤其八十岁的老人患上，是根本治不好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病人连续三天不能活动，处于痴呆的状态……这期间，雷舍芬<sup>②</sup>战役的消息传到巴黎。您还记得消息传得多怪。那天直到傍晚，我们还都以为打了大胜仗，歼灭两万名普鲁士军，还俘获了敌国的王子……不知是什么奇迹，什么磁流感应，这种举国欢腾的反响，居然波及我们这位又聋又哑的病人，深入他那瘫痪症的幻觉中；不管怎样，那天晚上我走到病榻前，见他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神近乎亮了，舌头也不那么僵硬，甚至有气力冲我微笑，还两次结结巴巴地说：“胜……利……了！”

“是的，上校，打了大胜仗！……”

我把麦克马洪的这次漂亮仗，详细讲给他听，发现他渐渐眉头舒展，表情开朗了……

---

①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73—1879年任法国总统。

② 法国下莱茵省地名。1870年8月6日，普法两军在此激战，法军大败。

我从房间出来，那姑娘正站在门外等我，她脸色苍白，不住地抽泣。

“他脱离危险了！”我握住她的手说道。

可怜的姑娘，简直没有勇气答话。雷舍芬的真实战报刚刚张贴出来：麦克马洪逃之夭夭，全军覆没了……我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她担心父亲的安危，更是愁眉不展。而我想到老人的病情，心头也不禁颤抖。显而易见，他经受不住这一新的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靠幻想活过来的，还得让他保持这种快乐情绪和幻想！……这样一来，就必须说假话了……

“那好，我就编假话！”有勇气的姑娘对我说道。她很快擦干眼泪，重又容光焕发，回她祖父的卧室了。

她承担的任务很艰巨。开头几天倒还容易对付过去。老人头脑迟钝，像个孩子似的任人哄骗。然而，他身体日渐康复，头脑也越发清楚了，必须让他了解双方军队运动的情况，给他编造一些战报。这个漂亮的女孩日夜俯瞰那张德国地图，往上面插小旗，竭力组合出一次辉煌大胜仗，看着实在让人可怜。巴赞<sup>①</sup>部队向柏林挺进，弗罗萨尔进军巴伐利亚，麦克马洪则向波罗的海长驱直入，她编造这一切总向我讨主意，我也尽量帮助她；不过，在这种虚构的进攻中，还是她祖父给我们的帮助最大。在第一帝国时期，他有多少次征服了德国！所有军事打击，事先他就成竹在胸：“现在，他们要往那里去……我军就该这样行动……”他的预见总能实现，也就

---

<sup>①</sup>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1870年10月27日，率17万大军投降，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不免十分得意。

不幸的是，我们拿下多少城池，赢得多少战役，也赶不上他进军的速度。这老头，简直贪得无厌！……每天我到他家，就会得知一个新战果：

“大夫，我们又打下了美因茨！”姑娘满脸苦笑，迎着我说道。这时，我听见一个愉快的声音，隔着门冲我嚷道：“真顺利！真顺利！……照这样，再有一周，我们就能打进柏林了。”

当时，普鲁士军距巴黎也只是一周的路程……起初我们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最好将他转移到外地去；然而又一想，出门一看到法国的状况，他就会恍然大悟；而且，我也认为他上次受了巨大的打击，身体还是太虚弱，头脑还太迟钝，不宜让他了解真相。因此，还是决定留下来。

围困巴黎的第一天，我到 he 家里，还记得我心情很冲动，带着巴黎城门全部关闭，兵临城下，城郊变成国界所引起的我们心中的惶恐。我进屋时，看见老人坐在床上，十分得意，兴冲冲地对我说：“嘿！这场围城战，总算开始啦！”

我不禁愕然，注视着他：“怎么，上校，您知道了？……”

他孙女急忙转身对我说：“哦，是啊！大夫……这是重大的消息……已经开始围攻柏林了。”

她边说边做针线活儿，那可爱的样子，多么从容，多么镇定……老人又能觉察出什么呢？城防堡垒的炮声他听不见，陷入可怖战乱的不幸的巴黎他看不见。他从床上只能望见凯旋门的一角；再说，他屋里摆设的，全是第一帝国时期的旧玩意儿，正好能维持